

小说月报

梦回吹角连营 ①

九十年代卷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军旅小说

小说月报



梦回吹角连营 下

九十年代卷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跨 立	郭兵艺 435
无言的戈壁	李 镜 456
双兔傍地走	张卫明 466
走西藏	杨景民 525
泪洒江天	张廷竹 532
将军的敬礼	戴 涛 547
战 将	邓一光 549
来去匆匆	何继青 591
履 带	黄国荣 604
正步走过雷场	刘广雄 656
战争童谣	钟晶晶 693
陈华南笔记本	麦 家 709
重返阿兰岛	赵 琪 763
营地之光	陶 纯 773
我的天空	姜凡振 814
编后语	871



跨 立

郭兵艺

塔台下的保温桶前，新飞行员杨电接连灌了两杯冰水，心里那股燥热还是下不去。自从前些日子闯了大祸，他一直惴惴不安，不知会受到什么惩罚。今天的飞行计划一公布，他就明白了 惩罚大概比 he 最坏的设想还要糟，而且是以阴谋的形式出现的。

计划板上很清楚，其他新飞行员每人都有三四个起落，而他，只有干巴巴一个，还是教练机检查带飞，由团长亲自压后座。

他一向胆大包天，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也很自信。如果是正常的检查带飞，别说后面是团长，就是师长、军长，他照样不在乎。现在，他尝到了害怕的滋味。他听说了，团长已经命令司令部起草了他的停飞报告，为此，好心的大队长和团长还干了一架。他猜想，今天还让他飞一次，也许只是团长勉强妥协的结果，很可能只是走走过场。到了天上，团长肯定会故意刁难，把他折腾一番，最后再填上一个昧着良心的结论。所以，对这次飞行，他不能抱多少幻想。电影里见过好多次，对于死囚，人们会假惺惺让他在临刑前饱餐一顿。

跑道上，歼击机一架架起飞，呼啸着冲进夏日阳光灿烂的天空。滑行道和旁边的公路上，牵引车马达轰鸣，来来往往，那些穿蓝工作服的地勤兵在车厢里嬉笑打闹。没有谁注意到杨电的痛苦，也没有谁因为他的不幸而罢工。一切都在继续正常运行。

杨电悔恨了。飞行队伍要压缩的消息 he 早就知道，总觉得和自己



没关系。在他骄傲的判断里，中国空军如果连他也容不下，剩下的飞行员连一个中队也会凑不齐。事实显然不这么回事。团长对他的那番评论已经很说明问题

“你要早生四十年，赶上打仗，空军也许会把你当宝贝。不过你运气不好，现在并不需要任性的飞行天才，我也不想因为飞机摔得多而出名。懂吗？”

他懂了，懂得太晚。这年月讲的是安全第一，在团长眼里，他只是一根爱发炎的盲肠，随时都可以割掉。而且，眼下的情形也表明，团长已经给他安排好手术台了。

这时，他看见团长从塔台上下来。他扭开脑袋，装没看见。可是，这个阴谋家却径直走过来，脸上是一种猫发现了瘸脚老鼠的表情。

“三拐三，”团长冷冰冰叫他的代号，“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竟然不屑叫自己的名字，杨电暗暗发恨。过去，他并没有把团长放在眼里。现在，这个比自己高出半头的黑墩墩的身影在前面一耸，让他有一种很不舒服的压力。他很想像往常那样，轻松一笑，不卑不亢把团长打发掉。可是，今天不同，他发现自己的幽默感被什么东西憋住了。也许内心深处，他对自己的飞行前途还残存着一丝侥幸。他不敢进一步惹怒对方，抓抓头皮后，他觉得让自己像个彻底认输的失败者会有利些

“说实话，我一点没把握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杨电垂下眼皮，从眼角的余光里，他知道团长在认真打量他。

“真的。”杨电说，“我……我还从来没这么害怕过。”

“嗨……那你就认真准备吧。”

团长走了。杨电反复琢磨刚才的对话，希望从中发现能让自己鼓舞的东西。他失望了。团长的话是一团雾，怎么想都可以。

他看见团长到了计划板前，和大队长说了几句什么，又看看手表，然后大步向草地走去。

他知道团长要去干什么。老飞行员全都把那块草地当小便池，一点儿不在乎旁边救护车里那些女人的目光。杨电也试过，两回，都没成功。他觉得并不是自己勇气不够，这里面有某种让他难以捉摸的东西。那些老飞行员并非没有性别概念，似乎也不是因为文明退化或者超前。也许和年纪有关，火候到了，才能进入到那种眼下他还无法理解的境界。

要在往常，看到团长这雄赳赳远去的身影，他会吹声口哨，提醒其他新飞行员注意，会在团长的“跨立”动作定格后带头起哄，欢笑一阵。他天性快活，从来没放过可以逗乐的机会。正是这→特点，帮他赢得了人缘。不幸的是，也恰恰因此而害害了他……

尽管那天时间很巧，如果换个人，谁也不会像他那样胆大妄为，闯下那场构思巧妙的大祸。

那天起飞的时间是八点十分。头晚他接到过电话 九点钟，在八十多公里外的陆军野战医院有一台阑尾手术。那个将要可怜兮兮躺上手术台的，就是他同宿舍好友小胡。当时在座舱里瞅着时钟，杨电的脑细胞进行了一番很活跃的运动。他做出决定 去医院看看小胡——他预感到，这种特殊的礼节性探访，将是一次充满乐趣的冒险活动。

他一向办事干脆果断，冒险的具体方案，迅速在他聪明的脑袋瓜里形成。于是，他立即开始行动。起飞的开始一段他很规矩，上升到七千米后，按照地面要求转了个弯。下面，大地变成一个沙盘，机场离得远了，像一支正在融化的奶油雪糕，越来越细小，渐渐消融在绿茵茵的沙盘里。这时，那个作为起点地标的牛头山也到了右翼下方。他检查了一遍飞机工作状况，记下时间后，他按下机外无线电通话按钮，向塔台报告。

“三拐三通过起点。”

直到这个时候，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发生。只要他悬崖勒马，就不会在几个小时以后被吓得大哭一场，也用不着担心自己会被停飞。当



时他昏了头。小时候为了踢球，他常常从窗口溜出家门。这会儿，他又体味到了那种全身都紧绷绷和麻酥酥的感觉。他无法抵挡这种感觉和诱惑。

他完全清楚，飞行有严格的纪律。一个新飞行员私自修改飞行计划，要被逮住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，这一行动太富有刺激，它对冒险者的智慧和才能提出了极大挑战。当天的科目倒不难 F 练习。就是沿着空域边沿在天上画出一个几百公里的不规则菱形图案，目的是熟悉各空域和空中走廊位置，了解空中禁区在哪里，下面有什么显著地标，同时，也看看附近的机场什么模样，下回别落错了地方。这些对他不是问题。困难在于，天上几架飞机都很有秩序，每架间隔五分钟，而且，在菱形航线的拐弯点上，还有联络机在盘旋观察。这种情况下想中途开小差，回来时又能准确找到原来位置并且不被发现，在一般飞行员看来，这不可能做到。杨电不同，他早就发现，在座舱的环境里，他的脑子似乎比平时好使一些。他想出了难题的解决办法。

按照正常航线，这时他应该向北飞。可是，他已经决定要飞新航线。他蹬了右舵，在天空划出一条弧线，奔了东南。他的前面有三架飞机，后面的也起飞了。这些他心中有数。前后飞机虽然只有几分钟间隔，对于高速战斗机来讲，这意味着数十公里距离，足够了。放眼眺望，周围只有干干净净的碧空，没有打小报告的眼睛。

他成了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，想东就东，想西就西，上下左右随他折腾。他的理智能帮他看到前面的风险。但是，就像那些登山的、漂流的和闯南极的人一样，他们全都看到了风险，然而正是因为置身险地，他们才能领略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绮丽风光。

几分钟后，目标出现了。陆军野战医院就在那条曲里拐弯的小河边上。高粱、玉米长得正旺，原野一片翠绿。医院的楼群就像绒布上的一堆白积木块，十分明显。杨电猜想，小胡这会儿可能躺上了平车，就像一头待宰的羔羊，由护士推着，在穿过长长的走廊……他开始降低高度。他的计划很简单 从医院上空划过后，盘旋一圈。让小胡知道有

飞机来看望过，他便大功告成，马上开溜。

视野里，医院的投影越来越清晰。他从电话里了解到，手术室在主楼的顶层。往常，小胡打个预防针也要龇牙咧嘴，嘀咕没完。这回要开一刀，脸上的模样一定格外有味。他真想进去瞅瞅。说起来，他还没正儿八经进过医院。听说现在医生、护士很凶，他觉得难以理解。那个充满女人味的白色世界里，白衣、白帽的天使们就像一片片云彩飘来飘去的，能凶到哪儿去？

他的高度只有两千多米了。按照原定方案，他应该抬杆，让飞机进入平飞。这方案不坏。如果仅此而已，他完全可能逃脱后来的追责。可是，他没有抬杆，继续降低高度。

他想到另一个问题。如果飞得太高，小胡大概会以为是路过的民航班机。这种担心进一步刺激了他的思路。他又想到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何不把计划再做些小小改动呢？他看中了医院周围这块开阔而平坦的原野，这是飞超低空的好地方……好东西容易让人有瘾头。杨电飞过超低空，那种令人魂飞魄散而又心醉神迷的滋味一直难以忘怀。尤其是好长一段时间来，高难科目飞得太少，他早就希望改改口味了。

他俯冲下去，开始了超低空飞行。

对所有飞行员来讲，这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——世界变样了。在高速相对运动状态下，房子不再是房子，树木不再是树木，地面所有的活物、死物全被拉成一根根彩色线条，从眼角外刷刷闪过。大地凹进去了，你就像坐在锅底，有一种飞机要往地里钻的感觉。驾驶杆也变得轻飘飘的，很灵活。你不能有一点点分心。你的肌肉发紧，头皮发麻，脑袋被什么东西塞满，塞得严严实实，又像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灵灵。你的眼睛要死死盯住仪表，不停地告诫自己：相信仪表，一定要相信仪表，现在不是往地里钻……

说句良心话，如果硬说杨电想露一手，为的是吸引住医院里那些美丽而惊异的大眼睛，还真冤枉。那种时候，他没有闲工夫想这些。



自然，他忽略了一个问题。座舱里虽然安静，屁股后面却跟着一股强大的音波。他一点儿也没意识到，如果手术室里有个急诊病人，听到头皮上轰然下来的霹雳后，大夫那把正在做心脏瓣膜剥离的手术刀猛然一颤，会出现什么结果……

他没想这些。因此，他在一百米以下的高度上足足盘旋了三圈，过够了瘾，才喜洋洋地重升跃进湛蓝的天空。

在另一方面，他倒是格外细心。他一直注意着耳机里其他飞机的通话声，在联络机呼叫自己代号时，他也及时做了回答。所有这些，他都用在膝盖上的小油笔做了记录。这会儿，头顶的有机玻璃舱盖上写满了数字。瞅着这些数据，他诡谲地笑了。在天空蓝色背景上，这些记号像一行行天书，只有他自己懂。它们是他的同谋。

他还记得，他曾经抬起脏兮兮的白纱手套朝下面摆了摆，向小胡道别，和医院再见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加大油门……后来，在那些天书的帮助下，他神不知鬼不觉，抄小路重新加入了空中的队列。

客观地讲，他干得的确漂亮。事后坦白交代了违犯过程，一些老飞行员听得目瞪口呆。团长也感慨过“这家伙点子真绝！”

可是，物极必反。他从快乐的云端里跌了下来，现在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了。

“嗨，团长练‘跨立’了！”

“护士小姐呢，让她出来瞧瞧！”

走廊外面，几个新飞行员嘻嘻哈哈，像一群快活的小公鸡。

杨电今天乐不起来。他看见穿紧身抗荷服的团长站到了草地边上，猛一瞅，像个墨绿色圆规戳在那里。对男人来讲，这姿势很古老，而在总部颁发的队列条令里，“跨立”却是个新动作。和操典有些不同的是，这会儿团长手的位置在前面。逆着阳光，两腿间的那道水线亮晶晶，热腾腾。

对于这个神气十足的背影，杨电现在又怕又恨。他看见有架飞机在滑跑，拽着一股撕裂碎布的噪音从前面的跑道上掠过。有一刹那，

机身和团长的背影重叠，像被拦腰斩断，那道水线也像飞机漏下的汽油。他心里忽然蹦出一个不太高尚的想法：飞机翅膀再长点就好了，刷的一下，把团长那玩意儿割掉一截，他就没工夫找自己麻烦了。

杨电失望了。飞机过去后，团长还好端端立在那里，不慌不忙地拽拉链。杨电觉得，团长似乎猜到了自己刚才的心思，转身时，向这边认真地瞅了一眼。那是刽子手的眼光，镇定，冷酷，带着嘲弄味，就像蚊子的利嘴，专门从别人的痛苦中吮吸快乐。杨电有点心慌，眼睛望到了别处。

蓦然间，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让他愤慨了。他妈的，谁没那玩意儿，你的放水动作也优美不到哪儿去，凭什么……沸腾的血液鼓起了他的勇气和自尊。他把头扭回，挑战似的盯住团长。

他的目光扑空了。团长像架刚抛掉副油箱的战斗机，步履轻快，回到计划板前，从点心盒里抓起两块桃酥，三口两口塞进嘴里，根本没有在乎杨电的存在。

“发什么愣？”大队长从休息室里出来了。

杨电没吱声。

“稳当点，”大队长拍拍他的肩膀，“别给我出洋相。”

“嗯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看你这熊样！平时的劲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……可能，这里缺个稳压器。”他做出一副苦相，按住了胸口。

他发现大队长脸色变得严肃。说起来，能让杨电佩服的，在团里也就是大队长了。别的不说，就冲“摔不死”这个外号，就让杨电肃然起敬。因为这外号后面有六个九死一生的故事。这次杨电东窗事发，给大队惹了很大麻烦，大队长不仅没有落井下石，乘机把他一脚踢开，反而不惜和团长闹翻，替他说情，他的确感激涕零。他一直猜不透为什么会得到这份偏爱。大队长的解释是：他自己以前也这么莽撞过。而且，他相信杨电能痛改前非。



“什么时候了，”大队长摇了摇头，“你还在油腔滑调。”

杨电看到大队长脸上的失望，也听出对方话里有话，心中一紧，几个小时以来一直让他揪心的问题也冲口而出

“大队长，你说实话，我……就最后一次了吧？”

大队长就像输了棋一样，眼睛变得暗淡无光。他停了一会儿才说话，音调有些悲凉

“飞完再说吧。”

杨电沉默了。阴谋确实存在。否则，敢说敢为的大队长不会这么态度暧昧。杨电突然之间好像变得成熟，他没让内心的震惊流露出来。他觉得，命运从小就对自己不公平。哥哥高大英俊，他则又矮又难看。他对此进行了报复。不管在家还是学校，他一点儿也不安分。学习成绩上不去，那是父母的过错，谁让他们给他遗传了“多动症”呢。全家人里头，只有哥哥不为他的前途担心。“没关系，”哥哥说，“以后上杂技团演小丑，还能省油彩。”为这句话，他恨了好些年。也许老天爷要给他补偿，福星突然降临了。他的理想是当足球明星。他想，中国足球太差劲，可以让他大有作为，同时，踢足球显然用不着挑剔长相。因此，“招飞”的来了后，他根本没敢奢望会考上。他还是去了，目的是免费体检一回。结果歪打正着，学校那么多棒小伙偏偏就他一个金榜题名。说他矮吧，他刚好达到了一米六五的最低标准，长相困难也没成为障碍，脸上零件齐全，而且运转正常。后来他才知道，“招飞”干部是下了大决心才勉强把他带来的。

他没让帮他的人失望。航校里，他如鱼得水，成绩出类拔萃。他欣喜地发现，飞行和天空，才是他真正适合的位置。教员对他的评价也大体一致“这家伙，天生是块飞行材料。”只有一个教员巫师一样吓唬过他“你呀，将来两条出路 一是停飞，一是摔死！”

也许，那个教员真是巫师，命运也只不过和他开了个玩笑，让他暂时得意一下，然后重新把他打回十八层地狱。

不——他不想离开天空。

“求求你，大队长，我一定会改！”他感到了强烈的恐惧，“帮帮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……”

大队长静静地瞅了他一阵子，似乎被杨电的话感动了，又好像有某种苦衷。他说

“我愿意帮你。也相信，只要真改，你会成为顶呱呱的飞行员。不过……”大队长摇摇头，“我做不了主啊，这些话，你最好和团长说说。”

杨电点点头。以他这会儿的心情，只要团长肯发慈悲，他甚至愿意……怎么都行！

训练参谋尖细的嗓音传过来

“杨电，准备上了。”

加油线方向，牵引车拖着一架飞机过来。杨电咽口唾沫，从头盔里抓起氧气罩，定定神，把头盔戴上了。

几个新飞行员听到动静，从休息室里出来，默默望着他，似乎想给他某种无言的同情和鼓励。杨电有些感动，也有点不舒服。他环视同学一眼后，皱起眉头说

“你们一个个怎么啦，像在和遗体告别！”

只有杨电没笑，他站的方向可以看见团长。他惊慌地意识到这个生死判官正朝自己走来。

“怎么这么高兴？”团长问，说话间瞟了大队长一眼。

“上飞机前，”大队长对团长说，“杨电有些想法想给你汇报一下。”

“好哇，”团长盯住杨电，“说吧。”

杨电觉得脖子和脸上全都火辣辣的。他没想到大队长会这么说出来。不错，为了保住飞行头盔，他愿意向团长磕头求饶，可绝不是在這種场合。

“我等着呢！”团长咄咄逼人。

杨电感到冰水消化得太快，或者是早上稀饭的缘故，那种要求来



得很猛，可能来不及赶到塔台后面两百多米外的厕所了。他还发现，团长的目光也给自己的膀胱造成了某种压力。“对不起。”他瞄了草地一眼，嘿嘿傻笑一声，拍拍肚子，狼狈地逃开了。

他最好的选择是去草地练“跨立”，可他没敢去，也没来得及去厕所。他采取了折中办法，在塔台后面一个隐蔽的角落解决了问题。

他从没这么尴尬过，往回走的路上，依然满脸绯红。在墙角拐弯处，他像贼一样探头观察，发现人已散开，只有团长和大队长还在，好像很有把握，案犯一定会投案自首。他做了三次深呼吸，感到自信心恢复到足以面对团长后，才幽灵一样从墙后走出来。

“团长，嘿嘿。”他发现今天舌头不像往常那么好使，镇定一下情绪后，他接着说，“我知道您一向治军很严。”随着第一句话到位，他的思路通畅了，刚才编好的词也顺溜地从嘴里蹦出来。他诚恳地悔恨了自己的过失，信誓旦旦保证不再重犯。同时委婉地暗示，追查时，毕竟还是自己主动坦白，是否可以考虑一下从宽的问题。他还相信，团长的嘴硬心软，不会一棍子把自己打死。最后，不知是由于害怕，还是真的动了感情，或是其他的原因，他几乎热泪盈眶了，“团长，我知道您的好意，吓唬我让我害怕，是为了让我改得快些，是对我的真心爱护。真的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份恩情！”

杨电一直在注意团长的反应。这会儿，他最希望团长把自己臭骂一顿。雷雨过后是晴天，这是团里那些犯过事的飞行员的切身体会。可是，他似乎没发现有享受这种待遇的迹象。

团长一直像个冷面泥塑，默默听着。直到杨电忏悔完毕，才在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，说

“三拐三，我和你并没有私人仇怨，对不对？”

杨电没作声。他觉得这开场白有点不祥的味道。

“作为团长，我有责任要爱护所有的飞行员，当然也包括你三拐三。”

杨电还是没吭气，他听出团长的话里有了某种转机。



“不过，”团长声音变得低沉，每个词的节奏也都放慢，好像担心杨电会漏掉什么，“你还年轻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什么才是对你真正的爱护！”

杨电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。他希望团长还能说点什么，能够突然间怒潮汹涌，吼叫一通。可是，团长已经说完，结束语很平静。对一个你不再准备打交道的人，犯不着再动肝火。杨电知道，自己也完了。他想起了团长前几天那次恶狠狠的谈话，刚才的这番话只是上回的翻版“你还年轻。对你最好的爱护是什么，你知道吗——就是不让你摔死！”

“喝一口吧。”大队长递给他一杯冰水。

他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他需要那冰凉的液体缓解一下内心的愤怒和绝望。

“上飞机吧。”团长说完，大步走了。

“刽子手！”杨电真想吼出声来，他暗暗攥紧了拳头。

“别慌神，”大队长微笑了，“好好飞，团长吃不了你！”

废话！杨电咬紧了牙。他当然吃不了我，可他能毁掉我！

飞机升空了。前舱里，杨电满脸悲愤，就像走向刑场的革命烈士。当然，他没有让坏心情影响到飞行，起飞动作十分规范严谨。他决定今天要认认真真飞一次，让后舱的那双眼睛挑不出一点儿毛病，让他明白，他一心想毁掉的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飞行苗子。如果对方还有一点良心——杨电公平地认为对方可能还残存着一点点，肯定要内疚一辈子！

杨电现在只想着一件事，绝不能出丑。毫无疑问，让他在天空丢一次脸，大概正是团长阴谋中的重要部分。“瞧，这小子飞得就这德行，没你们说得那么好吧！”他能想象出落地后团长的新闻发布词。他不能让团长得逞。

起飞七八分钟了，杨电一直飞得干净利落，后舱也没有特殊举动。杨电没有放松警惕，随时准备团长的突然发难。他知道团长会很



这一手。

第一次见到团长时，他被团长的外表迷惑过。在他经验中，长着这种胖胖圆脸的人，一定心地淳厚，反应迟缓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不知天高地厚，为小胡打抱不平，摸了老虎屁股。当时也太气人，小胡确实腰疼，团长偏说装的，还非要小胡脱下汗衫检查，简直是军阀作风。杨电用另一种方式替小胡出了气。他说会玩魔术，故意引团长上钩，让团长抓住杯子，目不斜视，手指蘸上水，杯底摸一下，脸上画一下。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团长把自己画成了大花脸。杨电的魔术就在杯底，那里事先涂了墨汁。他说能让杯子飞起来，当然只是骗骗团长的鱼饵。让团长出了丑，杨电很开心。作为飞行员，只要驾驶杆玩得好，他并不担心团长能把他怎么着。

现在，他知道自己想错了。他低估了团长的报复心理，也对团长的智慧估计不足。这让他上了大当，不然，这回他本来还可以蒙混过去的。那天追查，团长的洞察力和表演才能都表现得很出色。

“是不是咱们的人干的？”大队长问，“自己说吧。”

当时，大队俱乐部里像今天一样，也有股子法庭气氛。十几个飞行员坐在小马扎上，互相递着眼神，没人吱声。团长和政治处主任也来了，像两个监视器，不动声色坐在后面靠背椅上。

杨电两手支着下巴，眼睛半眯半睁，竭力装出一副坦荡的神情。他知道这回祸闯大了。他没想到，刚落地不久，医院的告状电话就跟过来了，直接打到了师部。师长火了，当即下令停止飞行，回来清查整顿。事情到这一步，按说他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可是，他想起了关于飞行员过剩的说法，不敢当好汉了。他把火气发泄到医院头上——还野战医院呢，野战个屁。想想当年白求恩大夫，炮弹在身边开花，人家眼皮子都不眨，照样做手术。现在倒好，娇滴滴的，一声飞机响就吓得屁滚尿流，难道就不能把这当一场临战演习？

“到底有没有？别耽误大伙工夫。”大队长又发话了，“坦白从宽啊。”

杨电心里不是滋味。他爱开玩笑，可正经事情上并不习惯撒谎。他发现了，大队长似乎并不真想在本大队抓出一个肇事者。

“天上就那么几架，查查飞行记录，算算时间，不就得了吗？”有个中队长建议。

“查了，都是按时回来的。”大队长说。

“会不会是转场路过的飞机？”

“问过航空管制了，”大队长摇头，“今天没有过路飞机。”

“那没准儿，”中队长说，“他们有时漏报。上回那两架，飞机过去几小时才报到，当时差点和我亲嘴呢！”

屋里气氛变得轻松了。团长显然不想看到这种情况，从后面站起来

“今天不是这种情况。问清楚了，肯定没有过路飞机，附近机场也没飞行，周围几百公里只有我们在飞！”

屋里又沉默下来。

“那就怪了，莫非是个飞碟？”那个中队长平时喜欢看侦破小说，推理热情很高。

“你见过飞碟！”团长瞪他一眼。

“要不就是个幽灵！”中队长很固执，“哦——对了，”他一拍大腿，提高了音调，“问问联络机嘛！”

杨电的心一下忽悠到了嗓子眼。他的整个计划中，这是唯一的薄弱环节。他感到后脑勺热辣辣，猜想可能是由于团长的目光在盯着。他担心团长已经抓住了某种线索，不然的话，三个大队都在飞，团长为什么偏偏来到这里？他感到心里那道防线就要坍塌了。

“你很聪明。”大队长淡淡地一笑，“不过，联络机要能说清楚，我们还费这劲干吗。”

就像惊涛骇浪中抓住了一块礁石，杨电暗暗松了口气。让他纳闷的是，联络机到底怎么说的？他倒是按时和联络机通过话，不过，对方不可能看到自己。这是一步险棋，而这险棋只有在医院不告发的情况



下才好蒙混。现在，团长似乎并没发现这里的缺口。他稍稍侧过头，朝后排瞥了一眼。飞联络机的副大队长也在瞟他。目光相碰时，对方若无其事移开了视线。

他乐了。即使福尔摩斯驾到，他也不用担心了。

“别寻种，”团长走到了前面，脸色难看，让杨电想起电影里那个被拦在摩天岭下的国民党将军。团长的目光刀子一样在几个新飞行员脸上划来划去，在杨电脸上停留的时间最长，“一个男人，有胆子干，就得有胆子站出来……好意思让别人跟着背黑锅！”

杨电忍受着良心的折磨。摩天岭绝不能失守，否则还会连累他人。

“团长电话。”在僵持的气氛中，训练参谋的小分头伸进来。

后来杨电明白了，这是串通好的，团长根本没电话。

几分钟后，门咚地推开了。团长进来后脸色怕人，脚步沉重，像清明节来到纪念碑一样。在前面站定后，他还是不说话，像一尊受难的雕像，眼睛发虚，呆呆地瞅着大伙头顶上方的某处。

大家的心全跟着悬空，预感到发生了某种重大事情，而且绝不是好事。俱乐部里静得可以听到喘息声。

“有个婴儿……死了！”

杨电眨眨眼，不明白团长说这干什么。可是，他发现大队长突然变了脸色。有种模模糊糊的东西让他害怕了。他的预感没错，团长接着说的话像惊雷一样击中了

“凶手，就是那架飞机！”

杨电没有反应。他麻木了。恍惚中，他听见有人在号，在争吵，在询问什么。他仿佛听见团长说，手术室里不光有小胡，还有一个孕妇，剖腹产，大夫正在切开子宫，被飞机声音吓坏，刀把不稳，割破了里面婴儿的脑袋，最终没能抢救过来……他麻木了，思维却在运动……他，一个飞行员，现在成了杀人凶手！

不，这不可能。是梦，一定是在做噩梦，他得赶快醒过来——他大